



留给祖国的背影

■郑茂琦



记忆

丹东市位于鸭绿江下游北岸，一江之隔，便是朝鲜新义州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丹东是祖国战略大后方的最前沿。这里的山丘、桥墩、江水和建筑等，藏着数不清的故事。

那天，我走进驻守于此的陆军某旅军史馆，不期然与一张老照片相遇。它静静地悬挂在墙上，黑白的光影里记录了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情景：江边被白雪覆盖，江中是一座简易便桥。志愿军长长的队伍正踏着冰雪，徒步通过便桥向朝鲜战场开进。前面的队伍已踏上朝鲜土地，而后面的队伍还连接着祖国的大地。

很多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画册，都曾采用过这张历史照片。讲解员田紫莹自豪地对我说：“这张照片是我旅黎民同志拍摄的我军徒步跨过鸭绿江的画面，当时他正担任第64军政治部摄影组组长。”

这张照片最早发表在《解放军画报》1951年第4期上，与周巍峙谱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同时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此后，这张照片很快被国内各大报刊转载。

黎民是一名出色的战地记者。1951年2月，志愿军第64军奉命过江，黎民带领电影队 and 文工团的同志，在鸭绿江边为过江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2月18日下午，黎民在鸭绿江边一边做宣传工作，一边给过江的部队拍照留念。当志愿军第64军——这支百色起义时组建的红军团列队过江时，黎民望着军容严整、步伐坚定的队伍跨过便桥，便以全景的方式，拍下了这个永恒的历史画面，为抗美援朝战争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在这里采访时，我的思绪不断被那张照片缠绕着。为什么不管时间过去多

久，当人们再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内心仍会泛起层层涟漪？当年志愿军官兵跨过鸭绿江时，他们中是否有人曾回头望过祖国？我想，在那一刻，他们一定对身后的祖国产生过无限温暖的感情。

采访中，我遇到了一级军士长刘岩清。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但无论专业技能还是军事体能样样过得硬。他告诉我，当兵以来，自己一直都在拼。一次，在备战上级组织的比武考核中，为攻关某新型装备操作技能，刘岩清一头扎进了装备车厢里。然而意外发生了，他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不慎被装备挤压受伤，术后医生说需要静养3个月。为了不给连队拖后腿，他下定决心，既然手需要静养，那就专攻腿上功夫。

那段时间，他手缠白纱布，穿着沙背心练长跑的身影屡屡在营区出现。蹬起，蛙跳带来的震动让手指钻心般的疼，刘岩清每次都咬紧牙关……

当聊到我在军史馆看到的那张照片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鸭绿江的水我喝了20多年了。”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守护丹东，守护祖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他又指着窗外的几栋小楼说，这是志愿军入朝前指挥机关旧址，我们的先辈就是在这里立下保家卫国的誓言，然后奔赴江岸，跨过了鸭绿江。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着窗外那几栋小楼。朝阳为红砖屋顶镀上庄严的金辉，这些历经风雨的建筑，无声地把我引向了历史深处。

《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时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在写到志愿军入朝前指挥机关时说：“安东（丹东称）镇江山是当年东北的八大景之一，也是安东的一个制高点。山上驻着一个雷达站。我去后，住在山脚下的一排老式建筑公寓里，兵团政治部的同志也都住在那里。一天晚上，邓华、洪学智、解方和我仔细研究军委来电，感到形势越来越

紧张，战争很可能提前到来，准备工作必须加快……”

1950年10月的安东市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美军飞机轰炸朝鲜新义州市燃起的大火，映红了鸭绿江水，滚滚浓烟遮蔽了与朝鲜新义州一江之隔的丹东。

循着资料指引，我来到九连城镇马市村，在江风拂面的岸滩边，找到了照片上那座浮桥的遗址。眼前湍急的鸭绿江水绿得可爱，江心伸出一片沙丘，仿佛被蓝天罩着，青山围着，绿水浮着。虽然历经70多年的沧桑风雨，但山川依旧，对面山形几乎与历史照片完全吻合。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位于丹东市区的两座大铁桥目标较大，是美军飞机攻击的重点目标。这座便桥地处偏僻乡村，比较隐蔽，很少遭到敌机的空袭。因此，大批的志愿军部队从这里过江，众多的作战物资也从这里运往前线。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随着志愿军部队陆续撤离丹东，此处临时性过江地点便失去了作用，了解这座桥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少。后因鸭绿江汛期洪水，这座临时便桥被洪水冲毁。

如今，这里除了原来的地形地貌外，江面已经看不出任何痕迹。后来，通过大量的调查与核实，这张记录志愿军过江历史照片的拍摄地点才终于被确定。

后来，在采访该旅“红四连”指导员史博文时，我又聊到那张照片，他神情坚毅地说：“朝着火光前进是我们的荣誉。”采访中，我忽然听到手摇警报器发出“呜呜呜”的响声，一场拉动演练开始了。战士们迅速背起背囊，急步冲向楼前整齐列队，随即转身跃上运输车……

我望着窗外，仿佛看到当年志愿军官兵跨过鸭绿江的背影。我想，在他们情不自禁回头用目光向祖国告别之时，他们应该知道，祖国人民在等着他们凯旋。



恋西沙

■肖民生

我恋依高山因为你的岛屿
我恋依星星因为你的渔火
我恋依都市因为你的北京街
我恋依你 西沙
因为你几千年的华夏根脉
和风潮浪涌

我总是恋依你
紫外线和风雨刀
把曾经枪响靶落的雄姿
刻进了礁石的记忆
每寸坚守都是青春的烙印

碉堡把堑壕和阵地连成了长城
我们在每个垛口拉响枪栓
给眼睛装上瞄准镜
扫视海面阴霾
桅顶的旗帜昭示主权的色彩
军徽闪耀正义的光芒

我永远恋依你
永兴岛的碑文还在诉说
你的沧桑与荣光
“国防林”成长的年轮
镌刻着赤诚
七连屿戴上了项链
成了照耀南海的明珠
还有许多未曾呼唤的岛屿兄弟
今生今世
你们铸就了我的脊梁
我珍藏你们每一寸涛声



人在军旅

许多年前，那时我参军不久，在某炮兵师后勤部汽车连当文书，每晚要去车场察看安全管理情况。车场很大，中间空地上堆放着营房科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圆木，堆得跟小山似的。每隔几天，我就看见一位年近半百的干部围着堆放的木材转圈子。他走路一起一伏，向左边倾斜。我好奇地凑上去，见他瞪大双眼，口中隐约有声，我忍不住探问：“首长，您这是做啥？”

他收住脚步，扭头嘿嘿一笑，回答说：“我在给木材晚点名呐！”

“啥？木材还用点名？”我惊奇地问。他收起笑意，感慨地说：“不过是点数而已。这木材是师里准备建设武器装备修理厂房的。”他缓了口气，又说：“我们从千里之外的林区把木材采购回来，很不容易啊！搞建设哪项都离不开木材，我不数叨数叨睡不着觉啊！”说罢，他又继续转圈子。

我一步三回头地看着他那一一起一伏的身影，心里嘀咕：“真是个怪人。”

我好奇地向老兵询问这位“癩腿”干部的身份，才知道此人是师后勤部营房科科长陈喜荣，因公受伤腿部落下了毛病。当了科长以后，他带着保管员去林区为师里采购木材，每天出外奔波，走遍了林场大小山头。冬天朔风怒号，大雪铺天盖地，行走困难。下山时他们就滚下坡去，浑身上下成了雪人。年轻力壮的保管员竟都跟不上科长的步伐，到晚上累得上不去炕。清点验收时，陈科长裹着皮大衣坐在木头上不眨眼地盯着，生怕有什么差池。

听了这些情况，我恍然大悟，陈科长对那些木材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在这份工作中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

后来，师里用这些木材建设了车炮库和装备修理厂房，结束了大型装备露天存放的历史，营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军区在我们师召开工作总结会，师长动情地说：“咱们师能取得如此成绩，陈科长功不可没。”

那年取暖期到来前，我们汽车连奉命出车从火车站往营区运煤炭。每次，陈科长都亲临现场指挥卸装，严格要求



感念

孙犁来安新，绝非偶然。他不是安新人。他的家乡安平离安新和白洋淀很远。是时代，把他推到白洋淀，使他写出了成名作《荷花淀》……

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是个环境优美的小村，北面是滹沱河，南面是大苇塘。1926年，孙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从初中起，他就在校刊发表作品。高中毕业，孙犁到了北京，却不适应城市生活，心里有些苦闷，于是离京返回老家。

1936年夏天，孙犁在家百无聊赖。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保定的两位同学给他找了份工作，就在保定安新县。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孙犁离开安平。

他先到了保定与两位同学会合，而后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在同口小学任教。穿长衫、戴礼帽的孙犁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在同口，他教了一年书。村民们都叫他“孙先生”。他没事就去各家串门，聊些家长里短。没架子的“孙先生”让村民顿生好感，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送去给他。过年过节，村民干脆让孩子把他叫到家里吃饭。

课余时间，孙犁喜欢看书，也爱四处走走。若学生家里有船，便会载着他前往荷花淀，一同采荷挖藕。夏日里太阳毒，师生就举一柄大荷叶遮阳。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们的创作方向悄然转变。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孙犁陷入沉思——该写什么？忽然间，他眼前一亮：是一杆杆挺出水面的荷箭，是高低错落、迎风吐艳的荷花，是如霜似雪的苇花。对，就写荷花淀！他惦念着那里的人们，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们是否已拿起了武器，是否在奋勇抗日。他不断打探着来自白洋淀的消息，终于听说了雁翎队，听说了那里荡气回肠的抗日故事……

他想同口，想“水生”和“水生嫂”。日本鬼子杀进荷花淀，村民们平静的生



烽火长城 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范迪安作

做人就做这样的人

■李国选

不落下一个煤块。

备足了取暖煤，我被派到营房科，跟随陈科长及工人师傅检修锅炉及管道。他二话不说钻进地沟，逐段检查，弄得浑身脏污。大家劝说：“您这腿脚就别钻地沟了。”他瞪圆双眼朗声回应：“取暖关乎官兵和家属的切身利益，我不亲眼过目，不放心啊！”

目睹陈科长所为，我想起了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赞美父亲李玉和的那句唱词：“做人就做这样的人。”我在心里默念：“做人就做陈科长这样的人。”

第二年，我加入了党组织，并被提拔为排长。没想到陈科长迈着瘸腿来到我们连，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乐呵呵地说：“祝贺你光荣入党、提干，这是双喜临门

荷花淀

■陈 晔

淀里的芦苇是编苇席的好材料。时常是吃过晚饭，孙犁就来看乡亲们编席。苇席在一双双巧手中上下飞舞，他仔细观察每个细节，在脑海中捕捉相应的词语。

“黑乎乎的，咋不点灯？”
“费油！”
一个嫂子扬了一下手：“那就是灯！”

顺着那双修长的手，孙犁抬起头看，原来是一轮黄澄澄的圆月。他笑了，脑海里定格了一个永久的画面。

这一年在水乡泽国的生活，像画一样刻在孙犁的记忆里。后来许多年里，他不止一次做梦回到白洋淀，想起泛着光的席子，还有女人们编席时翻腾的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孙犁参加了抗日，不久后来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开始提笔写作，走上文艺战士的道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们的创作方向悄然转变。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孙犁陷入沉思——该写什么？忽然间，他眼前一亮：是一杆杆挺出水面的荷箭，是高低错落、迎风吐艳的荷花，是如霜似雪的苇花。对，就写荷花淀！他惦念着那里的人们，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们是否已拿起了武器，是否在奋勇抗日。他不断打探着来自白洋淀的消息，终于听说了雁翎队，听说了那里荡气回肠的抗日故事……

他想同口，想“水生”和“水生嫂”。日本鬼子杀进荷花淀，村民们平静的生

啊！”随之，他收敛笑容，严肃地叮嘱：“可是责任重了，干工作得更用心用情啊！”

又过了一年，师里新建了家属住房。我受命带队帮干部搬家。出乎意料的是，陈科长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我不解地问：“陈科长，这几年你给师里采购了那么多的木材，就没有捎带着为自家打几件家具？”

他嘿嘿一笑：“不错，林区遍地都是木材，我只要张回嘴，人家就会拱手相送。”

他顿了顿，接着说：“可是占了便宜，我就不能严把选材的标准，有愧部队管家人的职位。这事儿咱不能干。”

第二年，我调任师后勤部，和陈科长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多了。我注意到，每当遇到私利侵占公利的时候，他就会围着对方一起一伏地转圈子，边转边盯着对方的脸，仿佛在问：“你说这事儿能办吗？”直至转得对方泄了气。有人当面发狠地骂他，他也不恼：“咱是部队的管家人，担着这么重的担子，手不紧那可不成。”

退休交接工作那天，陈科长在材料仓库里踱着步子，不时地摸摸钢材，拍拍板材，又碰了碰水泥，随口说出这些材料的数量和价值。我瞅了一眼账本，发现账目准确无误。这一幕让我想起当年陈科长给木材点数时的情景，顿时对他的职业操守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10年后，我走上了分管师后勤工作的岗位，不禁想起了陈科长，心想他要是还在营房，一定会赶过来叮嘱几句吧？没想到，奇妙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正这么想着，忽听“笃笃”的敲门声，随之屋门被推开，来者正是陈科长！他拄着拐杖，挪着碎步，显得老态龙钟。我赶紧迎上去，扶他坐到沙发上，问道：“您老人家咋过来了？”

他又是嘿嘿一笑，说：“我一直关注你们这些小兄弟的成长进步。听说你当了部长，就赶来向你祝贺。”他喝了一口水，继而又说：“还是那句老话，干工作得用心用情啊！”话虽简短，却掷地有声。

我赶紧应答：“有您做榜样，我一定不负厚望。”

目送着陈科长一起一伏的身影渐渐远去，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耳边又响起李铁梅那句朴实的唱词：“做人就做这样的人。”

活被打破了。他们拿起枪去和敌人战斗，宽阔的水面，无垠的芦苇，处处是战场！1945年，孙犁写出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一经发表就引起震动，后来还被收入语文课本。很多白洋淀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读到《荷花淀》，都会感叹：“呀，写的是我们安新，我们同口！”

许多年后，当他回到同口故地重游，走在街上时，年纪大一点的人和他们的学生还认识他，他们仍旧唤他“孙先生”。他见到了“水生”和“水生嫂”。嫂子们说：“孙先生啊，你的文章写得真不赖。”少年时我在保定上学，身边不少同学来自白洋淀，她们是“水生”和“水生嫂”的孙辈。周末过后，她们从家里回到学校，带来荷叶包着的鱼虾，还有菱角和莲蓬。她们讲姥姥、奶奶怎么采荷，爷爷、姥爷怎么参加雁翎队打鬼子。她们的肤色带着水乡的润泽，皮肤上似乎蒙着一层水汽，眼睛里漾一种水的光泽，笑时脸上会浮起一层荷花一样的红粉……

这片土地，如今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雄安新区。小说让荷花淀成为艺术标鉴，荷花淀还在，而且有了时代气韵。

一位在雄安工作的教师朋友告诉我，她给学生上课，常读《荷花淀》：“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长征

第6579期

